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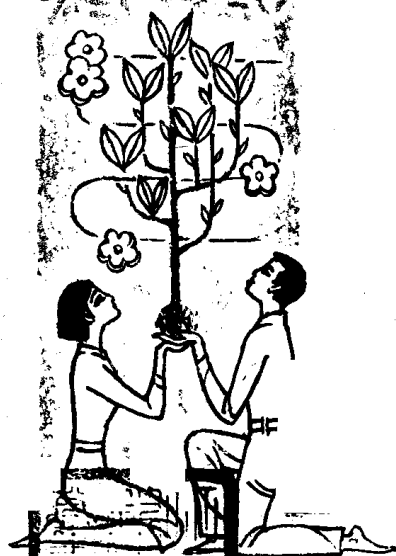
在森林的
绿色世界

周明

125/16

在莽莽的绿色世界

周 明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在莽莽的绿色世界

周 明

•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2\frac{5}{8}$ 字数: 41千字

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000册

•

书号: 10088·630 定价: 0.23元

书名题字：茅盾

内 容 简 介

蔡希陶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。他从青年时代起，就奔赴祖国遥远的边疆——四川、云南及西双版纳。他和他的战友，跋山涉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亲手创建了规模宏大、品种繁多的热带植物园。解放后，在党的关怀下，他在植物分类学，经济植物学，发掘橡胶树资源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为人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。

这本书，不仅生动地记叙了蔡希陶几十年战斗如一日的感人事迹，而且还告诉我们许多有益有趣的知识，很值得青少年朋友们一读。

目 次

在莽莽的绿色世界·····	(1)
挺进大凉山·····	(5)
这是什么世道啊·····	(15)
究竟中国有没有橡胶树·····	(21)
好个“大温室”·····	(27)
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·····	(39)
要时刻想到人民·····	(49)
啊，美登木，人民的福音·····	(61)
甘愿做铺路的石子·····	(66)
为了生命之树常绿·····	(76)

在莽莽的绿色世界

朋友，你一定听说过，在祖国遥远的西南边疆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——西双版纳。这儿是以傣族为主体，包括哈尼、布朗、汉、佤、拉祜、瑶、壮、回等十几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，位于祖国云南省，因而建制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。

西双版纳，原名车里。首府设允景洪。

允景洪，傣语即“黎明之城”，富有民族特色的边城，曾经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。

据传说：在那很远很远的年代，这儿原是一片汪洋大海，一望无际。后来，海水渐渐地浅了，退了，干涸了。过了若干年后，这儿竟变成了富饶美丽的绿洲。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这块绿洲上耕耘播种，过着安乐的生活。这地方，人们给它起名为“景兰”。

隐居在高山密林里的杀人魔王，想一口吞并富饶的“景兰”。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里，魔王率领一群魔鬼，杀气腾腾地打进了“景兰”。啊，狂风暴雨

里，无辜的百姓被残杀！美丽的竹楼被焚烧！绿油油的庄稼被践踏，猪牛被宰杀……，一座蒸蒸日上的美丽的城市，立刻变成黑暗的牢狱，善良的老百姓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……

这时，一位智勇双全的傣家青年，名叫阿朗。他义愤填膺，勇敢地带领乡亲们同万恶的吃人魔鬼做了英勇斗争！他要为“景兰”夺回光明和幸福！

经过几个回合，魔王被阿朗打得狼狈不堪，到处逃窜。但是它逃到哪里，勇敢的阿朗追到哪里，一直追到澜沧江畔。阿朗怒视着滚滚澜沧江，毫不犹豫地跃进奔腾的江水里。他和狡猾的群魔们又连战七天七夜，最后阿朗终于掐断了魔王的咽喉，在咽喉里夺得了一颗闪亮的明珠。

阿朗回到“景兰”，将那颗闪亮的明珠悬挂在村寨的椰子树上。明珠闪耀光芒，驱散了乌云，赶走了黑暗。人们为了庆贺胜利，围着那高高悬挂的明珠，唱呵跳呀……于是，“景洪”它象明珠一样闪放光芒！黎明之城，由此而来。

这动人的传说，如今，已变成现实！

在西双版纳，祖国富饶美丽的地方，这儿终年绿树葱笼，稻谷放香，江水长流。在这绿色的世界里，肥沃的土地上，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同志，带领

一批有志于热带植物学工作者，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兴建起一座大自然的花园——我国第一座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。在这儿他们为国家热带植物的科研事业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当我们得知蔡希陶同志感人事迹后，便立即动身前往西双版纳去采访。

在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旅行，犹如扬帆航行在绿色的海洋。我们的汽车穿过延绵不断的橡胶林，越过重峦叠嶂的山巅，便进入了绿色的长廊。在绿色长廊之密林深处，常常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竹楼村寨。远方田野里，身穿红绿衣衫和筒裙的傣族、哈尼族和瑶族姑娘正在插秧。她们一边劳动，一边在欢快地唱着歌儿，歌声悠扬动听，十分迷人。

我们的车子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前面，突然出现一条银色的河流，环绕着一座绿色的宝岛。这便是有名的罗梭江和有名的葫芦岛——我国唯一的热带植物研究基地。这儿由于土壤肥沃，岛上的日照时数，太阳辐射，雨季的稳定性和雨量的有效性，都特别优越，所以大大有利于热带植物的生长、繁殖和发展。

这座热带植物研究所是一九五九年开始建园的。在蔡希陶同志的领导下，二十年来，已开发出一千多亩生荒地，开辟了品种繁多的热带植物试验园。它从国内外引进培植、驯化的热带、亚热带植物已有一千

多种。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珍贵品种，有不少是价值昂贵的经济作物。现在这些奇花异果生长得很好，枝叶繁茂，果实累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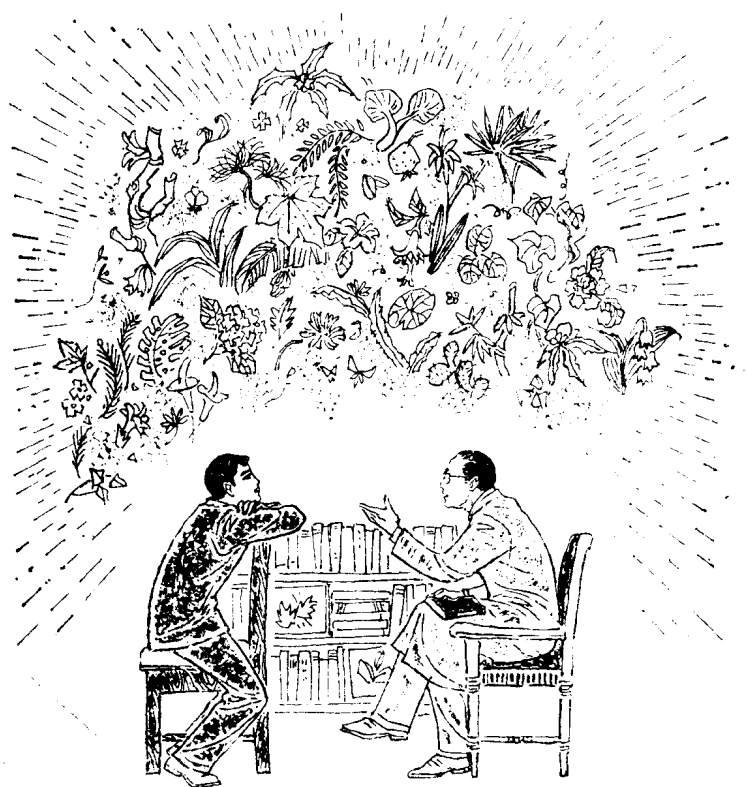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开发和建设这块园地，为了培养和引种这一千多种热带植物，蔡希陶和年轻的植物学工作者们，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代价。

蔡希陶从事植物学研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。在旧社会，他是一个饱尝苦楚，深受压迫的穷知识分子。他痛恨腐败的国民党，向往着和平、幸福、民主和光明。解放后，他的理想实现了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埋头工作，在植物分类学、经济植物学和植物的开发利用等研究领域，都取得了一项项重大成果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人们听了他的动人事迹，不禁从心里产生出一种景慕的感情。



挺进大凉山

蔡希陶的家乡在浙江东阳县。一九一一年他生在当地一个小村镇上。江南的山川草木、鸟兽鱼虫陶冶了他的心灵。中学毕业后，为了谋生，他由江南奔波到北平，经人介绍进了当时由几位爱国科学家举办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，做练习员。第二年，他刚满二十岁时，有一天，所长胡先骕给他读了美国人威尔逊写的一本书，书名叫《一个带着标本箱、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的西部旅行的自然科学家》。全书描写了作者在本世纪初，在我国西南边疆旅行、采集植物标本的一段经历。书中记载着通过实地考察，他承认：中国的植物最丰富，中国的花卉最艳丽。而当时，这位美国人才只是到过四川，贵州，并不曾去过云南，就这，他已经被中国大地上品种繁多，色彩艳丽的杜鹃花深深吸引住了。他把从中国采集到的七、八十种杜鹃花引往英国、美国、法国和其他国家。胡先生向蔡希陶介绍读这本书时，他感情激动，愤愤不平地



说：“要知道这是外国人哪！外国人采走了我们多少标本呢？可我们自己却无人关心采集和研究我们蕴藏丰富的植物宝库。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只知压榨、剥削老百姓，而外国人掠夺我们的资源，拿走我们的植物标本，多叫人痛心！我们得有志气自己动手采集啊！”

蔡希陶专心致志地听着胡先生的讲话，他的心啊竟象大海的波涛翻腾起伏着……

那时，胡先生是十分喜爱小蔡的。他注意到这个新来的练习员，勤学好问，不同于一般青年，有时，他为了弄明白一个问题，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而胡先生常常给他谈古说今讲述科学知识。

胡先生自豪地对小蔡说，中国是一座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植物宝库，在世界上也称得上是“植物王国”。而中国植物宝库中又数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最为丰富。只可惜那儿地处边疆，路途遥远，交通闭塞，很少有人能去考察。胡先生还说，静生所虽然已经设法搜集到了那里的一点标本，但比起云南丰富的植物资源，可说少得可怜，尤其是植物资源丰富的大凉山，更是一个空白点！

小蔡偏着头好奇地问：“大凉山那儿能去吗？”

“难！”胡先生果断地说，“凉山还是奴隶社会

制度呢！奴隶主常常下山俘虏人，抓走就得给他们当‘娃子’（奴隶）！没有人敢去。可是那儿是需要人去考察啊！”

“那让我去好吗？”蔡希陶甩开椅子，走到胡先生面前恳切地要求。

胡先生听了为之一惊。他深深喜欢这样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人。但是大凉山，山高路远，交通不便，更何况有生命危险！要去，那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毅力！胡先生严肃地又向蔡希陶询问：

“你当真愿意去吗？”

“当真愿意去！”

“不怕危险吗？”

“不怕！”

胡先生赞赏地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了。小蔡也激动地跳了起来！

一九三五年，由蔡希陶等人组成的首批挺进大凉山静生生物调查组，由北平出发了，他们先是到四川宜宾，然后沿金沙江，跋山涉水走进云南省境内，开始了那几乎是探险家一般的旅行生活。

在四川水陆交通枢纽宜宾市的码头上，他们结识了诚实可靠的脚伕邱炳云。从此，邱炳云成了蔡希陶一行去云南的良好旅伴。一路上，为他们带路、挑行

李、料理生活，甚至还出面办一些对外交涉的事情。

他们一行五六个人，相处的非常和睦，在经过盐津、大关、昭通，向凉山挺进时，尽管道路曲折，生活艰苦，有时走到荒凉偏僻的不毛之地，连顿饭也吃不上，睡觉的地方也没有；脚肿了，手划破了，身体也日渐消瘦了，但是他们始终精神饱满，信心十足，毫不气馁，决不后退。有时忽然发现一种新的植物品种时，几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，跳了起来！

一路上，蔡希陶还耐心教邱炳云如何采标本。他对邱炳云说：“见了有花有果有叶的就采。采草本时还要带上根须……，”邱炳云十分认真，用心学。很快，他就掌握了采集标本的知识。

这时蔡希陶被云南的大自然给陶醉了。一路上他兴奋地说：“云南的植物太丰富了！太可爱了！真是一座植物王国，一个丰富的宝库！”

到达昭通后，他们把初步采集到的一些植物标本，及时加以整理寄回北平。然后从行装、物资上作些必要的准备，便又向“神秘世界”大凉山挺进了。

大凉山，山高水远，树大林密，一步一难，可以说难于上青天啊！别看这支队伍人数少，但却有非凡的志向！前进中，没有可走的路，他们硬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路踩出来。黑彝头人常常坐等在河边抓俘

虏。一但抓到生人便用水牛拉他到山寨，强迫给他们当“娃子”。可是，谁能想到，年轻的蔡希陶他们居然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专门去与头人会面。

这天，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蔡希陶一行走到了天鸡街。他们找到黑彝头人，说明来意，并做了一番说服工作之后，黑彝头人才勉强地允许他们进入大凉山采集标本。但是按照当地的风俗，要入山，必须和头人喝“血酒”。蔡希陶自己出钱买了一头牛，按照凉山的风俗习惯，和黑彝喝了血酒，结了“盟”，当他们穿行在凉山莽莽森林时，啊，心情多么激动！种类繁多、千姿百态的奇花异木，数不胜数，蔡希陶连连不断地赞美说：“哦，哦，太丰富了！太丰富了！”

但是，这儿毕竟是大凉山。要在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工作，困难相当多，甚至还会出现意外情况。

蔡希陶他们首先遇到的一大困难，就是在阳光透不进来的原始森林里，无任何标记可循，也不知从哪儿登攀才对？

这时，从小酷爱文学的蔡希陶，突然想起鲁迅先生小说《故乡》中曾经有过的精辟的话：“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鲁迅先生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说：“什么是

路？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。”鲁迅先生的这两段话，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力量。

是的，世界上的路本来是没有的，路就是靠人走出来的！

他们一边行进，一边采集标本。白天，穿行在悬崖峭壁、荆棘丛生的森林里。晚上睡在落叶“地毯”上，有时躺在马鞍下，有时卧在山洞里。睡觉时还得提高警惕，只因万一野兽来了，可没办法。有时运气好，遇上“马帮”（少数民族跑运输的强悍马队）便跟上山间铃响的“马帮”走，这样，情况会稍好一些。因为赶马的人熟悉地形，同时又结成伙伴。人多胆壮。还有，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，饿了，便采野菜吃，他们开玩笑说这是野餐哩！其实，他们的所谓正餐是吃些什么呢？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荞粑子，大块羊肉蘸点盐巴，够难咽的了。可是为了充饥，怎么着也得吃下去。一路上，还有那凉山有名的马家四兄弟：马蜂、蚂蝗、黄蚂蚁、大马虱子，不断地来骚扰，弄得人不得安宁。这帮家伙可厉害啦，只要你被其中任何一种咬了，身上就起大红泡，疼痒难忍。

可是为了他们心目中崇高的事业，硬是迎着困难去探路，在赫赫大凉山，几乎每前进一步，都要攀山

越岭，披荆斩棘。有时硬是从乱草丛中手执砍刀“杀”出一条路来。如果说他们一个个都是探险家，那倒是一点也不夸张啊！说起来很有趣呢，有一天，蔡希陶在凉山买了彝人一匹小马驹儿，为的是让小马能帮助他们驮点行李，减轻行军的负担。可是一遇到艰险、陡峭的山崖，小马驹也无能为力了，怎么着也爬不上去了。他们随身还带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儿，遇到峭壁，狗儿也爬不上去，急得摇尾汪汪叫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蔡希陶他们只好把小马驹架起来，连推带拉，帮它登上山崖，渡过险路。狗呢，蔡希陶便毫不犹豫地把它背在自己的背上，爬上崖去。

有一次他们突然在一座悬崖边断了路。崖下，是一条望不到底的湍急河沟，蔡希陶凭着往常摸索的经验，便只身顺流而上，去寻找渡口。不想，走在半道上，又忽然发现了一座架桥！他高兴极啦！可谁知，走近一看，原来这是一座只用一根粗大树杆架起来的独木桥。这有多么悬哪，他们之中谁都没有走过这样的桥。幸亏邱炳云从附近找到了一个彝人来，这彝人就牵着他们的手，一个一个颤悠悠地渡了过去。

他们啊，凡要采集一点新鲜标本，总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！就这样，在神秘的大凉山，蔡希陶和他的同事们，翻山越岭，爬沟涉水，顶风冒雨，艰险地